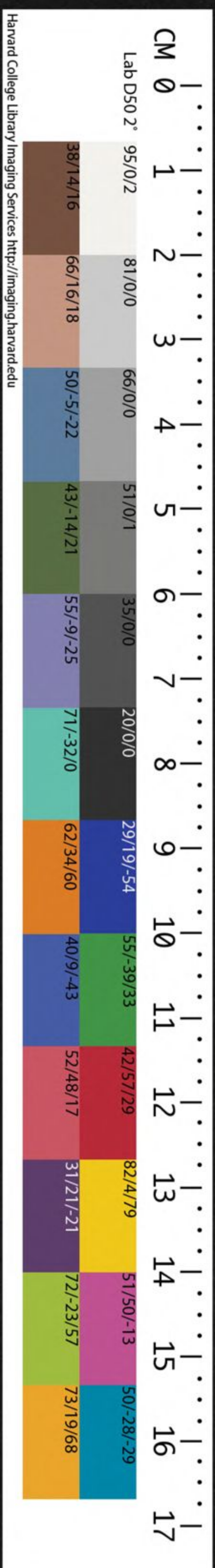


T 4664.7/480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5 1940





皇明嘉靖經濟錄序

嘉靖二十九年春
國家權厯癸亥
年於茲矣
碩儒應運
爰興
辨而矢
嘉謨
無慮
幾千餘
論焉
皆逸而
澹
既繁而
不克
親於一
也
維明憲
訓
黃若訓
羅道
康致
銓治
徽章
爰奉

皇明名臣經濟錄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兵前中書舍人新安汪雲程撰

列觀我

國家握厯凝圖纂華臨宇越百八十

年於茲矣碩儒應運襄熙皞而矢

聖獻嘉謨無慮數千餘論焉言遯而澶

疏繁而不克統於一也維明憲副

黃君訓羅遺索故銓品徽章爰萃

成卷以經濟錄題焉錄後且不能
奉帙而不克終也
楓宸附章中秘以廣其籍則是書終
幽而莫振矣程以為茲書之所紀
也飾治之典也逸其籍匪以翼十
熙朝之烈而導群工之軌也何也蓋
君子服采當圭居師錯事固將經
皇則鴻猷而濟寰宇者也典墳往訓暮

烈昭回載經濟之理焉而泥故不
可以裁時古章金錄師林書精隨錄
列后彛章憲防於赫嚴經濟之法焉而
鴻網不克以備軌則是錄也固將
闡遺經之理以通時贊車莫取效
聖朝之憲所未悉者也陳疏宣力人隨
代典矢志秉忠論乘時變所以納

皇立策於

皇樞而致太平於累葉者其衷誠有
所見而其言真為可服者也故其
潤制典以澤皇猷者尚其才樹新
規以補遺憲者尚其密事更化以
飭蠱敝者尚其通灼幾先以圖不
見者尚其哲數愚忠以批鱗頷者
尚其貞茲皆殫蘊傾神憲謀酌慮
或半籌熟竟載之虞裁或數言罄

終身之意緒故其疏章序述也上
獎綸俞而下諧僉議匪徒耀隅隙
之光以自文也願言以人湮章緣
繁逸數君子所以展裁康濟者人
蓋不可得見矣嗚先正之謨而樹
后臣之鑒獨不於斯錄望乎是以
明紀繁錄長雖微不略故勢不拘於
創守而業章垂訓者錄焉代不限

於後先而績懋匡時者錄焉職不
律於崇卑而謀深定國者錄焉論
不分於激諷而事專毗主者錄焉
風不析於南北而識裕通方者錄
焉文不必其疏於朝陳於野而理
切治典言晰機宜者錄焉又且別
彙疏門精品章而便稽覽首開國
以昭思艱肇祚之謀繼保治以勅

皇明
垂成交儆之戒先館閣以弘握樞
運化之原附九卿以懋分曹就業
之治雄章駿烈炳煥當朝者一展
帙而指掌矣則夫入官董治者譯
其文稽其事不惟徃志而展采焉
所以彌
明庭而光宅綏庶績而咸熙投艱調
其糾棼當衡執其要軌者咸於斯

錄得之矣題以經濟果浮名乎哉
是錄也建休圖布國體密而不疎
辨而不詭則明先碩擅其能之編
摩繕故實環絡群章勒成鴻典則
黃君訓肇其績至於讐校剋訛銓
敘有秩俾壽於梓程亦與有微勤
焉故敢僭言以冠諸端
嘉靖辛亥仲冬朔旦

皇明名臣經濟錄總目錄

卷之一

開國

洪武

陶安傳錄

劉基行狀錄

諭中原檄

法天道順人心疏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

大庖西上封事

上高皇帝封事

黃壽生

宋濂

王禕

桂彥良

解縉

葉居升

革中書省對

許士廉

馬用彼相說

謝鐸

我朝度越歷代五事

謝鐸

卷之二

保治 永樂 洪熙 宣德

蹇義墓誌錄

楊士奇

夏原吉傳錄

王鏊

胡榮神道碑錄

李賢

胡廣碑錄

楊士奇

漢府之變一

楊士奇

漢府之變二

楊士奇

趙府之變一

楊士奇

趙府之變二

楊士奇

卷之三

保治 正統

雷震奉天殿奏請脩省疏

劉球

王振之變一

李賢

王振之變二

彭貫

王振之變三

李賢

王振之變四

劉定之

楊善使虜事

李賢

建言時務疏

劉定之

于謙憐忠祠記錄

夏時正

卷之四

保治 景泰 天順

休菴詩序

何宜

災異論事

孫原貞

軍民利病奏

孫原貞

章綸碑錄

尹直

石亨之變一

陳循

石亨之變二

祝允明

石亨之變三

李賢

石亨之變四

李賢

曹吉祥之變

李賢

吳瑾碑錄

李賢

平逆頌

程敏政

卷之五

保治 成化

林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題弭災脩德疏

姚夔

陳政治終始疏

彭韶

乞取回正太監疏

王恕

扶植國本疏

林俊

附端峰存稿一

邵銳

附端峰存稿二

邵銳

附送劉給事中巡撫山東

楊士奇

附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卷之六

保治 弘治上

審幾微

丘濬

卷之五 正朝廷

丘濬

題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

馬文升

題振肅風紀裨益治道事

馬文升

彭韶行狀錄

宋端儀

題講學聽政事

楊守陳

題赦言官以先聖德疏

儲巽

卷之七

保治 弘治中

馮文才

災異陳言疏

倪岳

癸巳封事

謝鐸

奏止奉送聖像疏

馬文升

地震陳言疏

馬文升

題恤民困以固邦本疏

馬文升

卷之八

保治 弘治下

應詔上書藁

李夢陽

奏記注言動

儲燿

勸行王道奏

張元禎

添進日講并東宮性理書題

張元禎

卷之九

保治 正德上

陳言治道要務疏

章懋

論裁革中官疏

汪循

劾宦官疏

韓文

自劾疏

李東陽

論時政疏

李東陽

李東陽年譜錄

附錄李東陽年譜疏

卷之九

秘錄

李夢陽

乞宥言官去權奸彰聖德疏

王守仁

劉瑾之變

李東陽

卷之十

保治 正德下

題為宥小臣以全大體事

楊一清

題急大本圖治安盡脩省事

楊一清

諫獵虎疏

王思

奏宗社大計事

羅玘

奏蚤定宗社大計絕窺覬事

羅玘

論時政疏

黃鞏

李紹賢哀詞

舒芬

用直

何景明

卷之十一

保治 嘉靖

奏謝存問疏

王鏊

奏豫戒逸遊以謹君德事

湛若水

奏之為脩省事

桂萼

論劾貪暴大臣疏

葛鵬

遵祖訓以端政體疏

勤志聽言以端化本事

鄭慶雲

務實勝以答天戒疏

劉世龍

論驕恣武臣疏

謝瑜

題添鎮守推將官疏

張瓚

題為星變事

王廷相

乞留聖駕南巡疏

王廷相

天變自陳疏

王廷相

遵奉欽依條陳時政疏

汪鏞

卷之十二

內閣

楊士奇傳錄

王直

楊榮傳錄

王直

文章正宗對

楊士奇

詩法對

楊士奇

詔初即位事宜

楊士奇

開經筵疏

楊士奇

預備倉奏

楊溥

卷之十三

內閣

題緝熙聖學事

薛瑄

李賢行狀錄

程敏政

上中興正本策

李賢

上鑑古錄

李賢

乞重用老成

李賢

論輔養君德

李賢

題脩德弭災事

商輅

題脩德政弭災異事

商輅

題國本事

商輅

革西廠疏

商輅

卷之十四

內閣

題內降疏

徐溥

李東陽年譜錄

王愨

急皇儲疏

李東陽

諫調邊軍入衛職便養親狀

李東陽

嘉靖登極詔草兼懲窺避狀

楊廷和

乞停差官織造疏益治道狀

楊廷和

卷之十五

內閣

論簡侍從之臣一

丘濬

論簡侍從之臣二大臣奏狀

丘濬

論簡侍從之臣三祀奏狀

丘濬

論東宮官 王鏊

論內閣 王鏊

論史官 王鏊

論翰林 王鏊

論內閣官制 王瓊

卷之十六

吏部文選上

題減省官員事 商輅

題用賢事 商輅

覆給事中韓鼎公選法奏狀 王恕

議都御史邊鏞保治奏狀 王恕

論王府保舉官員奏狀 王恕

議僉事願就教職便養親狀 王恕

選用新舊進士兼懲窺避狀 王恕

議都御史陳言裨益治道狀 王恕

議給事中王珣陳言時務狀 王恕

吏給事中林廷玉陳言羽治狀 王恕

卷之十六 陳言輔治奏狀 王恕

覆大理寺丞鑒別大臣奏狀 王恕

議太常寺缺官供祀奏狀 王恕

議徽王乞陞鈞州為府奏狀 王恕
會議僭運糧儲行移奏狀 王恕

卷之十七

吏部 文選 中 王 勳 等 脩 省 狀 王 恕

脩省陳言奏狀 王恕

議吏部尚書王勳等脩省狀 王恕

議知府言芳陞用科道官狀 王恕

議知州趙源乞開陞衙門狀 王恕

議脩蘆溝河官不當陞職狀 王恕

覆運使周軫選任運司官狀 王恕

再論工完乞恩奏狀 王恕

議太醫院缺官奏狀 王恕

議傳奉官陞職奏狀 王恕

議選用王府醫官奏狀 王恕

處置選用進士奏狀 王恕

議保用典樂奏狀 王恕

扶持公道奏狀 王恕

論御醫王玉不當陞俸奏狀 王恕

議經歷高祿陞官奏狀 王恕

議進士石存禮除官奏狀 王恕

議御史馮玘圖治奏狀

王恕

議都御史高崧乞全體統狀

王恕

議給事中王欽拾遺公道狀

王恕

奏為嚴檢防以祛宿弊事

汪鏞

卷之十八

吏部文選下

災異陳言疏

馬文升

重明詔信老成以慎初政疏

馬文升

薦舉陳獻章疏

彭韶

急缺六科照例選補廣言路疏

王恕

定職官之品

丘濬

公銓選之法一

丘濬

公銓選之法二

丘濬

擇民之長一

丘濬

擇民之長二

丘濬

擇民之長三

丘濬

論官制一

王鏊

論官制二

王瓊

論官制三

王瓊

吏部文選司題名記

汪鏞

論選舉

李堂

卷之十九

吏部

驗封

稽勳

考功

封贈蔭叙議

王愨

論誥勅狀

李賢

議封贈繼母奏狀

王愨

議封見在繼母奏狀

王愨

議王衡停止納財充吏奏狀

王愨

議布政使裁革承奉司吏狀

王愨

題泰和伯襲封疏

霍韜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論奪情非令典奏狀

王愨

論起復奪情不可為例奏狀

王愨

定奪欽天監官奔喪奏狀

王愨

議給事中盧亨脩明治道狀

王愨

議魯府陳言便民奏狀

王愨

嚴考察以勵庶官奏狀

王愨

嚴考課之法

丘濬

奉王家宰書

周叙

卷之二十

經濟錄

卅

戶部圖志 田土 賦役

北直隸圖叙

桂萼

南直隸圖叙

桂萼

山東圖叙

桂萼

山西圖叙

桂萼

陝西圖叙

桂萼

河南圖叙

桂萼

浙江圖叙

桂萼

江西圖叙

桂萼

湖廣圖叙

桂萼

四川圖叙

桂萼

福建圖叙

桂萼

廣東圖叙

桂萼

廣西圖叙

桂萼

雲南圖叙

桂萼

貴州圖叙

桂萼

論井田

李堂

論均田

羅欽順

與友人論井田書

方孝孺

制民之產一

丘濬

制民之產二

丘濬

資治策奏

王叔英

貢賦之常一

丘濬

貢賦之常二

丘濬

貢賦之常膚見

胡世寧

卷之二十一

戶部 給賜 黃冊 屯田

題乞恩分豁

彭韶

乞正谷火用罪

林俊

查慶皇莊田土疏

查勘畿內田土疏

題為撫恤屯田官軍事

方日乾

釐革巡捕奏

方日乾

奏興利補弊以裨屯政事

方日乾

論南京屯田

余胤緒

論邊屯

王鏊

後湖志序

楊廉

奏為黃冊事

楊廉

卷之二十二

戶部 婚姻 糧運 祿俸

婚姻議

朱善

漕輓

丘濬

漕運議

丘濬

屯營之田

丘濬

國朝運法五變議

邵寶

原漕河議

陸鈇

成化七年漕例奏

滕昭

正德三年漕例奏一

王瓊

正德三年漕例奏二

王瓊

正德十年漕例奏

叢蘭

正德十二年漕例奏

叢蘭

正德十四年漕例奏

叢蘭

正德十四年漕例奏

臧鳳

正德十六年漕例奏

臧鳳

嘉靖元年漕例奏

俞諫

嘉靖二年漕例奏

俞諫

議處本折倉糧以蘇負累事

攢運糧儲疏

唐龍

題折收俸糧事

彭韶

論祿米俸米

王瓊

論食貨

王鏊

冗食議

王鏊

卷之二十三

戶部 鹽法 茶法

鹽法對錄

李東陽

織造鹽對錄

李東陽

鹽法議

王瓊

兩淮鹽法議

霍韜

題鹽法議

梁材

代題議處鹽法利弊事

章懋

整理兩浙鹽政議

彭韶

進鹽場圖詩疏畧

彭韶

應詔陳言疏

王朝用

無基貧竄沙蕩碑記

田惟祜

長蘆運司志序

倫以訓

山東巡鹽察院記

高尚賢

茶法

卷之二十四

戶部 課程 賑卹

市糴之令

丘濬

銅楮之幣一

丘濬

銅楮之幣二

丘濬

山澤之利

丘濬

論理財

李堂

題鈔關禁革事宜

梁材

臨清增脩鈔關記

林瓊

新遷九江鈔關記

王汝賓

淮安戶部分司題名記

唐胄

許墅鎮鈔關部使題名記

劉燁然

杭州北新關題名記

何塘

題招撫流移填實京畿事

商輅

奏急簡要以活饑民事

席書

論恤典事宜

鄭善夫

愍民之窮一

丘濬

愍民之窮二

丘濬

愍民之窮三

丘濬

恤民之患一

丘濬

恤民之患二

丘濬

卷之二十五

禮部儀制上

總論禮之道

丘濬

禮儀之節

丘濬

進大樂律呂元聲書

范永鑾

論元聲書

楊廉

王朝之禮一

丘濬

王朝之禮二

丘濬

禮儀定式後序

劉三吾

奉三江先生論禮書

夏良勝

題禮儀事

賈諫

石彪失儀彈文

張寧

宗人府題名記

孫清

題傳奉事

倪岳

保全宗室疏

馬文升

王府喪禮議

彭韶

題處置地方事

項忠

諫寧府用琉璃瓦疏

林俊

題定禮儀以一典章事

毛澄

奏為陳愚悃以隆聖治事

汪鋹

條陳事宜以重脩省疏

定親王繼封併行查勘疏

稽古典以備採酌事

嚴嵩

卷之二十六

禮部儀制中

設學校以立教一

丘濬

設學校以立教二

丘濬

設學校以立教三

丘濬

設學校以立教四

丘濬

設學校以立教五

丘濬

設學校以立教六

丘濬

提督學校條例

論太學狀

李賢

國子監革弊事宜奏

章懋

奏脩明教化事

謝鐸

脩舉廢墜疏

謝鐸

維持風教疏

謝鐸

奉均選擢以勵庶官事

賈誼

圖籍之儲

丘濬

章服議

宋濂

送莊僉事提學陝西序

明教

方孝孺

題科舉事

倪岳

劾輔臣壞科目疏

張寧

增解額疏

張寧

改便科舉以順人情疏

丘濬

清入仕之路

丘濬

科舉私說

謝鐸

論制科

王鏊

卷之二十七

禮部 儀制下

一道德以同俗一

丘濬

卷之二十八

題禁治異服異言事

何喬新

欽遵 聖訓嚴禁奢侈事

汪鋐

民政

方孝孺

成化

方孝孺

正俗

方孝孺

嚴旌別以示勸

丘濬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錄

方孝孺

議處節孝以彰風化疏

鄉飲酒記

葉盛

宗法

方孝孺

郡國之禮一

丘濬

郡國之禮二

丘濬

家鄉之禮一

丘濬

家鄉之禮二

丘濬

家鄉之禮三

丘濬

奏故官房屋事

萬觀

題公差事

張寧

送主事林君孟和之南京序

彭韶

行人司題名記

顧清

卷之二十八

禮部祠祭上

倪岳

總論祭祀之禮

丘濬

郊祀天地之禮一

丘濬

郊祀天地之禮二

丘濬

卷之二十八

郊禮議

黃潤玉

論郊社

丘濬

宗廟饗祀之禮

倪岳

廟制疏

楊守陳

參酌古今慎處廟制疏

羅玘

奏為分豁薦新疏

唐肅

遵成憲以昭典禮疏

羅玘

卷之二十九

禮部祠祭中

題陵廟疏

商輅

題陵廟疏

姚夔

李東陽廟對錄

劉健

題陵議

彭韶

卷之三十

丘濬

釐正祀典疏

馬文升

正祀典疏

倪岳

內外群祀之禮

丘濬

國家常祀之禮

丘濬

題扶正抑邪以崇祀典事

王洧

卷之三十

禮部祠祭下

孔子封王辨

吳沉

論尊孔子帝號

楊守陳

孔子廟祀議

宋濂

吳文正公祀議

楊士奇

考正祀典疏

程敏政

龜山先生從祀議

程敏政

釋奠先師之禮

丘濬

正旦日食對

楊士奇

歷象之法

丘濬

論正統己巳歷

岳正

奏改歷元事宜

鄭善夫

讀元史歷志

楊廉

請贈謚黃福

楊士奇

題表勵忠賢事

姚夔

題封謚事

姚夔

題乞恩褒異舊臣事

林俊

慎重恩典以杜濫請疏

林俊

舉贈謚以勸忠

丘濬

兵論謚法

張志淳

題災異事

王憲

奏止齋醮進香疏

張寧

題停齋醮疏

張寧

題照例查處給度事

倪岳

卷之三十一

禮部主客精膳

譯言待賓之禮

丘濬

請却進獻疏

止貢夷疏

倪岳

止取番僧疏

倪岳

申明舊例以正體統事

徐瓊

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

韓文

夷情疏

裁革冗食節冗費奏

卷之三十二

兵部武選上

襲替犯堂疏

王憲

襲替功次疏

光祿寺修定供應數目事例

王憲

慶成筵宴遇災傷不免事例

題陳時宜革弊政事

席書

為科舉主席事

為科舉主席事

為科舉主席事

為科舉主席事

為科舉主席事

為科舉主席事

為科舉主席事

為科舉主席事

為科舉主席事

為科舉主席事

為科舉主席事

為科舉主席事

為科舉主席事

查革武職疏

明卹典以定功賞疏

賞功之格一

丘濬

賞功之格二

丘濬

賞功之格三

丘濬

賞功之格四

丘濬

武選清吏司題名記

呂柟

卷之三十四

兵部車駕上

為守衛事

劉大夏

題應詔陳言以釐弊政事

劉大夏

題禁革夙弊以強守禦事

李承勛

題申明禁約以嚴守衛事

李承勛

宮禁之衛一

丘濬

宮禁之衛二

丘濬

寰宇通衢書目

題為陳言事

于謙

申明舊例事

余子俊

題驛遞過關米糧事

馬文升

為建言民情事

馬文升

卷之三十五

兵部 車駕中

朝覲官領馬對

楊士奇

題憑駒多寡黜陟

馬昂

題踏堪南直隸牧馬草場

何宜

題覆興舉馬政事

馬文升

題覆整飭馬政事

馬文升

題覆振舉馬政事

馬文升

會議寄養馬疋

馬文升

題踏勘北直隸牧馬草場

馬文升

題覆應詔陳言馬政事

馬文升

題為思患預防事

周

題為脩飭武備以防不虞事

半叅集

題早正種馬免廢弛馬政事

閻仲宇

題馬政四事

儲燿

題馬政利病事

儲燿

卷之三十六

兵部 車駕下

題覆救偏補弊期裕馬政事

彭澤

議處牧放馬匹疏

題覆禁革事宜振舉馬政事 陳洪謨

申明舊例告示

陝西馬政一 楊一清

陝西馬政二 楊一清

陝西馬政三 何孟春

陝西馬政四 徐蕃

陝西馬政五 劉大夏

遼東馬政 凌相

牧馬之政一 丘濬

牧馬之政二 丘濬

牧馬之政三 丘濬

牧馬之政四 丘濬

脩攘制御之策 丘濬

馬政議 李堂

卷之三十七

兵部職方上之上

于謙行狀錄 于冕

議講和疏 于謙

為擅調官軍事 于謙

為建言事 于謙

為邊務事

于謙

為糾都督張軌驕縱疏

于謙

為糾都督楊俊不法疏

于謙

卷之三十八

兵部職方上之中

為邊務事

于謙

為預定安邊事

于謙

為緊急軍情事

于謙

為邊務事

于謙

為糾劾事

于謙

為邊計事

于謙

為擒獲達賊事

于謙

為關隘事

于謙

覆安邊固國強兵禦寇事

于謙

為軍務事

于謙

為軍務事

于謙

為陳言邊務事

于謙

為怠廢軍政事

于謙

卷之三十九

兵部職方上之下

為邊務事

于謙

為被虜走回人口事

于謙

陳邊務疏

于謙

為整飭邊備事

于謙

為來歸人馬事

于謙

預備邊務事

于謙

建置五團營疏

于謙

處置三團營疏

于謙

為軍務事

于謙

覆湖廣奏免調戍廣西事

于謙

奏乞聖旨榜文以安反側事

于謙

覆都御史王來訐奏平苗疏

于謙

為病故官員事

于謙

為邊患事

于謙

題乞恩事

于謙

京軍舊數

葉盛

卷之四十

兵部職方中之上

余肅敏公奏議序

楊廷和

軍務事

余子俊

嚴捕盜賊事

余子俊

災異陳言事

余子俊

兵緊急聲息事

余子俊

卷之陳言邊務事

王崇之

為地方事

張鵬

為夷情事

馬文升

照例改撥官軍備禦事

馬文升

題為任情方命防悞邊機事

吳漸

乞恩陳情絕嫌以全骨肉事

馬文升

卷之四十一

兵部

職方中之下

劉大夏言行錄

覆陳邊務事

劉大夏

題武舉事

劉大夏

為達賊入境驚擾人民事

王瓊

建言邊情嚴設備安地方事

王憲

上禦戎疏

李賢

論散處夷人疏

李賢

兵內夏外夷之限一

丘濬

兵內夏外夷之限二

丘濬

卷之四十二

兵部職方下之上

陳言邊務疏

王守仁

論用兵十二便宜狀

夏良勝

采納愚忠以全政體疏

勘處倭寇以弭後患疏

請設文武重臣以靖地方事

軍伍之制一

丘濬

軍伍之制二

丘濬

卷之四十三

王廷相

戰陳之法

丘濬

簡閱之教

丘濬

論將才

李堂

論時政書

何喬新

京輔之屯

丘濬

郡國之守

丘濬

卷之四十三

兵部職方下之下

奏陳愚見以弭邊患事

汪鋐

再陳愚見以弭邊患事

汪鋐

題為重邊防以蘇民命事

汪鏞

守邊固圍之略

丘濬

列屯遣戍之制一

丘濬

列屯遣戍之制二

丘濬

總論邊務

許論

治盜

劉基

遏盜之機一

丘濬

遏盜之機二

丘濬

遏盜之機三

丘濬

遏盜之機四

丘濬

遏盜之機五

丘濬

遏盜之機六

丘濬

遏盜之機七

丘濬

論治盜

王廷相

送錦衣衛張侯出邏序

羅玘

卷之四十四

兵部武庫

論兵備疏

楊士奇

條例事奏

張本

計處清軍事宜

王憲

陳邊務疏

張瓚

清軍奏

曹習古

題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疏

馬文升

器械之利一

丘濬

器械之利二

丘濬

器械之利三

丘濬

論皂隸書

羅倫

卷之四十五

刑部律例

進大明律表

宋濂

講明律意疏

馬文升

申明刑罰疏

馬文升

總論制刑之義

丘濬

定律令之制一

丘濬

定律令之制二

丘濬

定律令之制三

丘濬

定律令之制四

丘濬

題律例事宜

王恕

陳脩省疏

何喬新

奏行問刑條例疏

白昂

論條例

尹直

卷之四十六

刑部論奏

論韓國公寃事狀

解縉

考校錢糧封事

鄭士利

訟劉概罪狀

王恕

論不可內外異法奏狀

王恕

卷之再論不可內外異法奏狀

王恕

刑奏正法守疏

林俊

正法守再疏

林俊

乞恩回話疏

林俊

題謹聖治疏記

林俊

覆辨明寃抑疏序

林俊

題侵欺錢糧事南京序

林俊

卷之四十七

刑部題奏雜論

林俊

題平大法事

林俊

題訪獲事

林俊

重惜事體以正朝廷疏

汪鏞

題為集刊律例以便聽訟事

汪鏞

應詔陳言以弭災異事 汪鏞

題為計處淨身以圖善後事 汪鏞

題為反獄事 汪鏞

請辨馮恩罪狀疏 王廷相

治要 方孝孺

制刑獄之具一 丘濬

制刑獄之具二 丘濬

明流贖之意 丘濬

慎青災之赦 丘濬

明復讐之義 丘濬

卷之 戒濫縱之失 丘濬

廣東司題名記 彭韶

贈按察使陳子序 彭韶

贈主事陳君之南京序 彭韶

卷之四十八

工部營繕

星變陳言疏 龔輝

採運圖前說 龔輝

採運圖後說 龔輝

題欽奉勅諭事 蔣瑤

卷之四十九

工部都水司上

重脩京都城壕記

吳寬

通濟河碑

楊士奇

固安堤記

楊榮

大陸澤記

石瑤

滹沱河記

石瑤

薊州新開運河碑記

李賢

重開通惠河疏

王軌

奏為興水利以救民患事

汪鋹

卷之五十

工部都水中

卷之南旺廟祀記

商練

工勅脩河道工完之碑

徐有貞

治水功成題名記

徐有貞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記

劉大夏

安平鎮治水之碑

徐溥

安平鎮減水石堤記

黃繼

孫家渡神祠記

孫家渡

黃陵岡塞河功完之碑

劉健

黃陵岡祭河文宗之撰 劉愷

黃陵岡謝河文 劉愷

論治河理漕疏具論 黃綰

劉天和治河始末 楊旦

呂梁洪志序宗之撰 唐龍

議引河沁二水疏 金景輝

駁引河沁水宗之駁 鄒魯貞

堰城堰記疏河碑記 商輅

工疏鑿泉林寺泉源記 湯節

卷之觀泉亭記利以救民患事 吳寬

重濬宿遷小河記 謝鐸

籌河臺記 莊景

卷之五十一

工部都水下

高郵州新開湖記 劉健

高郵州新開康濟河記 劉健

乞赧時般運通州倉糧狀 王恕

議開河脩塘狀 王恕

揚州府重脩白塔河記 王璵

儀真縣復通濟閘記 王夔

閘對記

黃瓚

儀真縣新建攔潮閘記

楊一清

東關閘記

莊景

京口運河疏濬記

倪謙

常州府重建犇牛閘記

王璵

漕船志

馬廷用

工清議篇

唐龍

卷之治河議

宋濂

河源辨

王鏊

除民之害

丘濬

治河論上

邵寶

治河論下

邵寶

總理河道題名記

于湛

漕河圖志叙

馬文

卷之五十二

王濬

工部

王濬

遵化縣鉄廠志

王濬

易州山廠志

戴銑

蕪湖分司題名記

邵寶

卷之五十三

都察院 通政司 大理寺

御史府記 方孝孺

重臺諫之任 丘濬

欽遵勅諭申明憲綱事 汪鏞

遵憲綱考察御史疏 王廷相

再擬憲綱未盡事宜疏 王廷相

定擬巡按及按察司造冊疏 王廷相

論巡按 葉盛

提督軍務都察院題名記 汪鏞

定職官之品 丘濬

皇明名重臺諫之任一 丘濬

開國重臺諫之任二 丘濬

六科衙門 葉盛

中書舍人題名記 楊一清

簡侍從之臣 丘濬

大理寺題名記

論刑獄疏 黃綰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一目錄

開國 洪武

陶安傳錄

劉基行狀錄

諭中原檄

法天道順人心疏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

太庖西上封事

上高皇帝封事

革中書省對

黃壽生

宋濂

王禕

桂彥良

解縉

葉居升

許士廉

焉用彼相說

我朝度越歷代五事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一	開國	陶安傳錄	乙未夏六月	太祖率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	----	------	-------	-------------------------	-----------------------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一

開國 洪武

陶安傳錄

乙未夏六月

太祖率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今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限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師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

劉基行狀錄

公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公

道原字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今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併金華閩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盡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我平生忿方谷珍張仕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

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哀亂之世
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
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為乃悉
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祐等叅掌之且曰
善守境土母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逝總制官孫
炎以故可也簡請去之乃陳時務策一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
十八款

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公曰張仕誠自守虜耳
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
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於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
於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仕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
謀居多公上欲相揚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
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
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
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償轅而破犁
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
但疾惡大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狐犬恩天下何
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見其可也
上使剋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
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

寬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貶廣東
乃相惟庸公乃大感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
之福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
也

諭中原檄

宋濂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
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禎傾移
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

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至以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

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原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嘗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有十三年

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
 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
 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
 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
 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
 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
 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
 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
 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

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法天順人疏

王禕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為
 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脩德而已
 君德既脩則天眷自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脩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
 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
 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
 故能傳四百載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欽惟
 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艱難十年大

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
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
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
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
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
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
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
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脩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
而成天眷哉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
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
富於民言取之有節也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
其所

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
生咸悅幾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西既平租
稅既廣科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
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
越此者今

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

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冒昧以聞

陛下無謂儒者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上太平治要十二策

桂彥良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則百職效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則人皆化於為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

為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

二曰廣地利中原為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

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軍屯種墾闢未廣

莫若於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多之處令有司

募民耕墾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

樂於趨事及凡犯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閑之

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則財用豐足

矣

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為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

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富
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節其
力而不困君之於民既猶父母之於子則民之
於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
人心者此也

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之主文武仁孝之君乃
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觸則
意念之起如重翳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
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慾懲其忿怒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

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
此之謂也

五曰培國脈夫三代之歷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
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
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苛
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祐
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
長為法秦隋之失為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佑
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

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

具載六經垂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諸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於治化也

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

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員知州知縣於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歲貢廉勤淳厚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謬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異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刑罰一事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欵哉欵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苟不欵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

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其公平正大仁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于定國輩親信而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

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才非止訓詁文詞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且未可驟用以啟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以真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為朝廷之用矣

十曰馭戎狄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為先征伐次之開邊鬻貪小利斯為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臣服各守其地此為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蚤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為鑒非守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遣信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勤兵於遠哉北狄遺燼尚煩

經濟錄卷一
十一
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隄防俟其釁
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

十一曰蒐才俊古之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起
於商賈屠沽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
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項
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
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
果有材器出群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
新之路許其效忠竭力則庶可得其竒材異能
之士拔十得五可當千百人之用矣

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
以為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為己善而能周知天
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
聖朝混一華夏統馭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
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
使常朝百官得開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官朝
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
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
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院官
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

善言無不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盡思其
職矣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臣伏奉

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
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
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
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
固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
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

昔人有譖魏徵於唐太宗者為其錄前後諫章以
示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
臣主同休停昏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
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
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準夔比肩不願與魏徵同
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為言者尤願
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
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勳也得
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於群盜
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算不假良平不

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不邇聲色不為游畋既遠過於漢宋又何謙遜於唐虞惟願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慎獨之學登臨若對之功益加不睹不聞之地無間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於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為一體以天下為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

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昆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

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
有之矣誠以外更莫知其秋也矣未聞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
然也存養之功湏臾未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差於急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亦奈何必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
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之學不純溺
於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
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

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集穢蕪略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
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興
下及閔陶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時類別以備
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
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缺而禮記出
於漢儒蠹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
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
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舉陶
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於大學而孔

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制寺闈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陞墀皆為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

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業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咒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誕斷所謂瑜迦之說禁所為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狐虛宜忌亦且不經

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
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
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
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以不察為明帝德罔愆
則民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為政
陛下權權於畏天畏神鬼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
也孜孜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
且染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
天畏鬼神之末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為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

書之期獄訟之斷詔告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
強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為足以盡治民治強暴
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
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於敬則心
即天祭不必瀆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
為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
言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勩勞甚非
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
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為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

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日除奸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

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某不當罪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準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

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爭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

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哉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寔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推埋噐悍之夫闢茸下愚之輩朝攝刀躡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符剔履之賤衣綉魏絳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

恂有德是故賢者羞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鬪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

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蓋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為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

經義卷二
卽
陛下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
以神道設教者臣謂必不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
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懼矣天無
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于神孫繼繼繩繩所
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為名謂衆以神
仙為徵應謂有所謂某仙某神孚佑國家者哉且
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珂已焚之矣屢求屢得真
偽莫明假令真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
何足為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
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

老誕謾恍惚何足稽哉地有盛衰物有盈謙而商
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
其歟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樹有糧縑
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
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
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
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為
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
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
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

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於晏安隳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鬪武備隳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

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魍魎而相禹禹不以為仇舜不以為嫌况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定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係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

員外何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
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
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
之徒蕩無廉耻之節擊跽曲拳於進退下氣怡色
而奔趨一為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
節義也臣以為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形勿
用催科督勵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
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承命忖量急於陳
獻所陳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
譽惟

陛下幸垂鑒焉

上 高皇帝封事

葉居升

臣居升幸備生員首蒙寵賜令教山西書伏自開
學以來罄竭所聞訓誨民間子弟常恐未見成效
身塗草野無以上報

聖朝養育之恩私切自念近者欽讀

聖詔有曰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詔
臣民詳言朕過四海聞之懽呼雷動皆曰此大禹
成湯罪已之道復見今日矣臣敢不披露腹心以
聞惟

聖主詳擇之臣歷觀漢晉唐宋之世皆有災異之變始因刑政失宜賢愚倒置遂致紀綱不振或政失於權臣或勢移於方鎮患不生於女禍則困於夷狄上下偷安苟延歲月諫書屢上曾莫之省天變於上而不知戒人怨於下而不知悉天下已壞而莫能救也臣每讀史至於其間未嘗不切齒熱中不止太息而已迄元之季天人厭亂既極

天命真人掃除亂略四海英雄坐致闕下沙漠絕徼罔不臣伏方宵衣旰食以圖雍熙之治凡漢晉唐宋之失今皆無有然而天變於上以致日月星

辰失序或者鑑觀前世之失矯枉其弊而有太過者歟漢賈山有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言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明主之所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忠也臣今有芻蕘之言雖未足以明道敢切直言之庶盡忠臣事明主之心乎臣聞王者之心上通乎天王者之動上應乎天審天下之治否者則求其端於王而已使陰陽交和五行順序日月星辰得其常天下雖未善治謂之治焉可也陰陽錯繆五行不得其序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天下雖無事謂之不治可也稽之天

道察之人事而後可以驗治亂之實矣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多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盛陽微則為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形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踐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

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蓋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威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

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警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大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禮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列爵也漢制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據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

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証今昭昭矣此臣所以為大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義國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

相其守者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
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
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
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專事刑罰而可以結民
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
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
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為非之義
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

者斷死刑天子為之撤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
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直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
並生於天地之間也不幸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
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浹膚淪髓民思
其德愈久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
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
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
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此
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
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惧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

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

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諸舊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

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謂侍臣曰嚮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於人欲利

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覆理一獄必求深入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罰務從寬宥猶惠及此况今立法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 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舉動一跌於法苟免

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惧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為善者急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為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

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執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為廉為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短棄其所長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必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時則脩身畏慎動遵律法一人於官則以禁錮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捃剋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

今鳳陽

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罪人居之以嗟怨愁若之聲非所以恭承

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其免罪復官者有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強敵對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人偽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乃驚駭潰散深入大壑與之較奔走則彼

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死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搔動四千里之地鷄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移他所 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既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為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是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

所為訛言警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為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一概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大過而足以召災異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

經海錄卷一
之制見任家小在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
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
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兆民自安天變
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
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
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
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
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
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亦可謂
安矣而

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
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
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
下臣民莫知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
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
氣發生土脈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
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
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此非空言也况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

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為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導民為善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

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中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新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為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市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分亦未嘗以教養為已任徒具文案以

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為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耻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班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為要務以獲贓多者為稱職以事迹少者為闕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班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

贓吏決一獄訟為治而不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欲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大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為盛今使天下都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都邑生員升於

大學或未數月遽選人官委之以都者間亦有之
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
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
間奇才罕有如耿弇顏回鄧禹者固不可拘於常
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委之開國以來選
舉秀才不為不多所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
在者寧有幾人乎臣恐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
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
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有忠厚

之風至於耻言人之過失至其末年扞城之將力
屈計窮則視死如歸忠臣義士死事者不可勝數
雖婦人女子羞被汚辱此皆禮義教化之效也元
之立國其本固不正矣犯禮義之分廉耻之壞自
古未有故其末年棄城叛將降敵附下者亦不可
勝紀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大將北征以來為之
死事者幾人乎此禮義廉耻不振之弊也今其遺
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國家求治之速
莫若敦禮義尚廉耻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慎征賦
而以農桑學校為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

律而以平獄緩刑為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生員升於太學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大臣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無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寒凱覲之心也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罪既清則刑期無刑矣崇禮義尚廉耻而風移俗易矣於是主上端拱清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嘉祥莫不畢至矣尚何天變之不消也哉雖然臣愚猥不自度干犯天威罪在不赦激切

屏營之至

革中書省對

許士廉

已亥胡惟庸等既伏誅

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弊嘉言結於衆舌比朋逞於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裂火之將熾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革

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
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
一司事不留於擁蔽卿等以為何如監察御史許
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况創制立法天
子之事既出聖裁實為典章但慮
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為宜設三公府
以勳舊大臣為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寮庶務其
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
決其餘常事則循例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患
主上無煩劇之勞
上然之

曰夫焉用彼相說

謝鐸

甚矣相之重而任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得其人則
可以扶顛可以持危可以託孤可以寄命而天下
事事非所憂矣不然任之重適所以成其勢而篡
竊之資則又不若勢分力抗一統於尊庶幾不至
於大壞極倣而卒莫之救也是故孔明漢相也卒
輔後主抗曹操以不負昭烈之託曹操亦漢相也
卒弑母后逼天子以盡奪漢家之業自是而後晉
宋齊梁陳隋之君一皆祖操之故智而為之雖盧
杞李林甫之於唐秦檜賈似道之於宋未必若彼

其甚而其誤君亡國則一也噫使為相者而皆孔明其人則天下安可一日而無相哉惟夫三代而下求若孔明者而不可得故寧罷相不置而散其權於六部此我朝所以為億萬載深長之慮軼漢唐宋而過之者也家之於國雖小大不同而其理之與勢則一也家之有宗子猶國之有君宗子之有伯叔兄弟猶君之有相宗子不幸而孤弱相得其人則外侮不至而家道昌矣不然方且造謗起釁陽予陰奪日見凌礫吞噬之不暇雖有紀綱踈遠之親彼將

自詭以號於人曰此吾之家事耳亦孰得而禦之哉吾於是又知焉用彼相之說不足以盡之矣故相而不得其人無寧事權散處綱紀畢張而名義素定則雖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矣不幸而有若操者出乎其間則所以禍人家國天下者寧有已耶噫此操所以為萬世之永監我聖祖所以深有見於此而亟罷之也

我朝度越歷代五事

謝鐸

昔邵康節有言我朝五事歷代所無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

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腹心患臣愚亦謂我
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亦有五事固歷代之所無
也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
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
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蓋自昔翦除暴
亂以大定天下者有矣未有攘克夷狄以收復諸
夏者也自昔崛起江左以偏伯一方者有矣未有
肇基南服以統一天下者也自昔誅其君篡其國
以伐其位者有矣未有戰不交鋒兵不血刃而遂
有其國者也自昔中興繼世者在位享國之久則
有之未有創業之初而臨御至於三紀者也自昔
創業垂統者大綱衆目之舉則有之未有家法之
嚴而垂訓至於諄復者也於乎若我
聖祖之神功大業可謂高出萬古而絕類離倫者
矣豈直遠過於宋而已哉

明府之變一

楊士奇

漢府之變一

楊士奇

趙府之變一

楊士奇

趙府之變二

楊士奇

趙府之變二

楊士奇

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腹心患臣愚亦謂我
 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亦有五事固歷代之所無
 此一機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
 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
 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蓋自昔翦除暴
 秦豈直虛虛空者而多藩有據克夷狄以收復諸
 夏雖之申以規禁下諸高祖萬古而臨臨樂餘春
 嚴而垂臨至德新夏未盡於半葉其君暴其國
 險禁垂禁者而臨臨自夏歷兩朝冬末亦亦而臨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一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目錄

保治 永樂 洪熙 宣德

蹇義墓誌錄

楊士奇

夏原吉傳錄

王鏊

胡榮神道碑錄

李賢

胡廣碑錄

楊士奇

漢府之變一

楊士奇

漢府之變二

楊士奇

趙府之變一

楊士奇

趙府之變二

楊士奇

洪武甲子中

楊士奇

洪武甲子中

楊士奇

洪武甲子中

楊士奇

洪武甲子中

楊士奇

洪武甲子中

楊士奇

洪武甲子中

楊士奇

洪武甲子中

楊士奇

洪武甲子中

楊士奇

洪武甲子中

楊士奇

洪武甲子中

楊士奇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

新安黃齋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保治 永樂 洪熙 宣德

塞義墓誌錄 楊士奇

洪武甲子中四川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廷試賜

同進士出身擢中書舍人授徵仕郎見重

太祖高皇帝每前奏事率稱 旨而數見獎賚初

名瑤一日奏事畢問汝塞叔之後乎親灑宸翰書

義字賜之以易舊名時丁羅夫人憂賜道里費且

命馳驛歸蓋特恩云服闋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
當調特命終九載朝夕左右凡機密文字必以付
公而公小心敬慎久而愈篤建文中陞吏部右侍
郎授嘉議大夫中書舍人外郎封贈見重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
書授資善大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
詔悉復之公從容為

上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公不忘建
文者賴

上聖明不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公不公者
上皆斥之永樂二年冊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命公為詹事時師傅皆以勳
臣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蓋元僚也

上欲

有諭皇太子率諭詹事徃導意公亦委曲周悉皇
太子尤愛重公所言靡不信用滿三載陞資政大
夫七年車駕巡狩北京命皇太子監國中外
庶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詣行在餘悉啟聞處
分公熟於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不動聲色而
事賴以濟賜誥以其官秩封贈二代滿九載賜

勅有秉心正直及淳良篤實裨益國家之褒數奉
命兼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
喪歸明年從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
應天等府州縣問兵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
陞黜之公謂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
勝特出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
當建革者具奏行之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
首進少保兼吏部尚書二俸俱支賜冠服象笏及
玉帶二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傅之臣銀章各

一其文曰繩愆糾繆公首被賜上諭之曰朕有
過舉卿即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公等匡直也
又念公侍從監國舊勞特製塞忠貞印賜勅有以
善翊君勞心焦思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時脩
太宗皇帝實錄屬公監脩宣宗皇帝嗣位一切政議屬公數人如
仁考之初繼奉監脩仁宗皇帝實錄書成賜白金文綺鞍馬從征庶人
高煦還寵賚尤厚復從巡邊既還以公年老不欲
煩以有司之務賜勅曰卿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
圖善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
非攸當况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
毘可輟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
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
老成之意繼賜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寬弘蓋以褒
德云公為人沉深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
事君有誠處人有量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傷
物至於議法亦不苟為包含必歸中正厯事
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顛躓之憂退朝

之暇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
矣士奇嘗竊論之魯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
不為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飭玩好傅獻簡之遇
人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益兼有之矣

夏原吉傳錄

王鏊

三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

太宗入轉戶部左侍郎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
命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命都御史俞賚
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時役兵民數萬

撫卹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目為之赤
盛暑或持蓋至日衆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涼
決壅滯修堤浦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為
患又奏發粟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
吳人懷之姚廣孝還自浙西

上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
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種鹽以防商
賈勿使富貴專錢以沮貨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
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餉
者命公出巡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治怠

事者公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處乃事吾將出巡
蓋怨犯者衆也人人感悅而事集八年親征北

虜命輔導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
院大理寺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
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宸前叅
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案盈庭公口應
手判不動聲色比奏行在南啟東宮京師肅

然七月

駕回北宮公見便殿曰卿輔導皇孫居守事安民
安叅決機務咸當朕心公曰

經海錄卷三
五
陛下之訓 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翌日
上諭群臣曰夏某輔導 皇孫令之周公也十九
年三殿災公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負及芻
糧採辦金銀課程優恤流移以回天意從之
詔求直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
尤峻 上怒誅之時科道亦多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
劾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辨都御史陳英

言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命左右至午門衆皆啐罵言官公獨奏曰御史
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
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

上悅兩宥之交趾平

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
後日無窮乃陞尤功餘皆班賚西域法王來朝
上將親勞之公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
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禮義豈從大壞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

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臣死不敢奉詔

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獼猴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公人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漢庶人逆謀既彰

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公曰謀出於彼居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十九年議親征北虜群臣無敢諫者公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諍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人叩頭言頻年師出無

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况今災青屢作內外俱疲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

上怒乃命公整邊儲於口北賓懼自縊遂併籍歸家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起厥理儲錦衣促之公曰姑埃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

上問征虜得失公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略之意命係於內官監皇太孫屢請赦之

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

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公曰風雨霜露無

非教也何敢怨
上意頗解猶繫之
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八月訃
至
仁宗時為皇太子親臨繫所公趨出
皇太子立
中庭泣曰楊榮報
父皇已賓天公伏地哭不能
起
上命起曰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
遺詔何敢出
駕回命賜御厨饌各以國事公言
方今民力竭於東南戎伍疲於漕運宜幸南京少
蘇民困

上曰朕意亦然復以詔條事宜訪公公請賑饑寬
負省賦役罷西洋寶船雲南交趾採辦金寶香料
各處開辦金銀課程每朝罷必呼公等二三大臣
近
御宸前或隨至便殿面議政務凡內外所進
章疏命擬旨公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
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
否而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
仁宗賓天
皇太子監國於南京中外洶洶有漢
庶人之憂

太后命軍國事悉依公裁處公密謀急迎
駕駕

將至群臣出迎
太后留公佐襄王監國

上見輔臣首問夏某安在蹇義等莫對
上不悅至京慰曰見
太后方知所以留卿之意漢庶人反檄輔臣奸邪
亂政以公為首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
曰臣罪當死
上曰彼借卿為兵端耳命分坐屏
左右密議楊榮首勸
上親征
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鑒機不可失也臣昨見
所命將語臣而泣其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

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楊榮言是

上意乃決躬率六師兼程而往師臨城庶人欲降
猶令人繞城罵公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閹者三
掖朝參公固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非勳而何十月交趾請降廷議疑其
詐也更欲興兵討之公曰兵疲矣譬如癱伏於身
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和平之劑使血氣調
和自愈若惟毒之功心腹內虛復生他患莫若因
其請降許以復國自新二楊議亦同遂偃兵息民
天下賴之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公供職如舊永樂改元秋以
奏對稱旨特陞戶科都給事中公益感激盡心
五年丁亥不圖山竟隕宜並味平之陳封血席聞
上察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心腹遂命公巡遊天
下以訪仙為名實察人心向背時御製性理大
全為善陰騭孝順事實書方成俾公以此勸勵天
下人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學校士子聞
公亶亶之訓竟日不釋凡名緇高道被公容接者
自以為榮在湖湘間最久丙申秋還朝丁內艱乞

終制不允冬十二月進陞禮部左侍郎明年往巡
江浙諸州尋授嘉議大夫癸卯復自均襄還朝時
車駕親征北虜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所上卧不
出聞公至喜而起召公入見曰侍者謂胡先生來
朕見說便是胡先生亦候我起乃大笑且慰勞之
曰卿驅馳良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
豐嗇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
為陳說

上說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退漏下四
鼓矣先是

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

文廟屬公往察之公至目覩所行七事皆誠敬孝

謹乃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也

仁廟嗣位之初特給誥命加授正議大夫資治尹

已而聞公曾有密疏疑之乃轉太子賓客兼國子

祭酒之官南京未幾閱章奏見公所上密疏深嘉

其忠方議重用而

龍馭上賓矣

胡廣碑錄

楊士奇

公初以進士第一為翰林修撰階承直郎又明年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陞侍講踰月改侍讀進承德

郎永樂二年陞右春坊右庶子階奉議大夫乃兼

侍讀四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階奉政

大夫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左春坊大學士又三

年得疾且劇

上數命太醫集眾醫之良者往視日遣中使問疾

既卒

上悼歎不已命工部具棺禮部賜祭者再贈資善

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 國朝大臣有謚自少師

姚公廣孝與公始也又命官給舟還其喪命有司治祠墳時

仁宗皇帝監國南京公之喪過焉遣官臨祭賜賻甚厚葬畢其子入謝官其長子種為翰林檢討仁宗既嗣位追念公舊人加贈榮祿大夫少師禮部尚書遣官諭祭且厚賜其家遭逢

二聖恩備始終何其愈久而愈盛也公居官敬順在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為本未嘗及人過失事於奉旨制勅視草即有所見必具可否以聞多見采納所撰進文字

上知出公筆輒稱善所奏對語及所治幾務退未嘗出口雖親厚不敢私涉有問蓋自守之嚴有素事

太宗皇帝十有七年凡巡幸北京親征北虜翰林率公與楊公勉仁金公幼孜在扈從信任甚篤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群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皆不聽時獨公之言與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丁母憂召還

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奸惡外親為民屬遽詔罷之其兼春坊也小心盡誠多所裨益

故尤為儲君所厚而沈靜謙約以滿為戒未嘗干
人以私人亦無敢以私干之兩考京幾鄉試四為
廷試讀卷官鑒別公明奉勅修馬遺官臨祭賜賻
高皇帝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為總裁
志於扶植名教獎掖善類果於義事於利不苟取
與未嘗一比匪人所與交必輔之於善不善去之
不復顧小人有不滿公者屢造言毀之賴
上深知之不聽遽黜毀者而公自執愈堅意度蕭
散雖身處榮祿未嘗一日忘山林幽澹閒遠之趣
公退閉戶讀書賦詩而已

漢府之變一

楊士奇

永樂十四年

上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驛召隆平侯張信詢
之上猶未信

車駕遂還南京以問 皇太孫對曰人言未可輒
信且父皇在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
退 上召士奇還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
當悉知昨日詢義固辭不知不肯言汝當為朕言
之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
矣汝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東宮殿下外人固無

經濟錄卷三
三
敢與臣等言雖間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多出臆
度非見實跡此固不敢輒對

陛下然漢王始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後改青州
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畱守南
京此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跡哉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
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宮數日
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及僭乘輿
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軍京城內外劫

掠悉有實跡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東宮
殿下叩頭懇為救解乃免

上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若此所為將來必不靜
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蓋去北京甚邇
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三朝聖諭錄

漢府之變二

楊士奇

仁宗賓天公受顧命時宣宗為皇太子監國南
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

太后以公東宮舊輔凡軍國事悉命公裁處公密
謀急迎

駕還京 駕將至群臣出迎

太后密命公畱佐襄王監國

上見輔臣首問公安在蹇少師等莫能對

上不悅駕至京召公慰曰近見

太后諭所以畱卿意朕方知之卿奉

皇祖命輔朕有年朕倚卿非他人比卿當以事

皇祖者事朕加賜寶帶時喪禮及即位之儀皆公

一二人所豫定諭衆勅革命公等刪削 詔敕之

議多主公言每朝呼召面議政務及手勅咨訪國

事悉如

仁考初公同蹇少師二楊少傅同心輔政蹇重厚

多謀公含宏能斷文貞博古守正文敏明達有為

中外稱為得人

上時與公面議久命賜茶或命退殿庶少休復至

宸前論議

上尤以心腹託公朝退之暇不時獨召公密切顧

問或袖中出小帖子親付公手公亦或有所呈於

上凡中外所進章疏專命公批未及命携出條旨

許用小票墨書帖各疏面以進中易紅書批出或

未批多命公傳旨處分公日孜孜惟謹所受

聖諭及納誨於上者未嘗退以語人凡諸公謀猷之善者力贊成之不自有其功先脩

太宗實錄命公監脩至是復命公監脩

仁宗實錄國朝文臣三預監脩者惟公一人而已

宣德九年秋七月

上以山東無麥詔蠲其稅且諭公曰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伊尹作相一夫失政若撻於市卿國之大臣宜體此心公叩首曰臣敢不仰承聖訓八月漢庶人謀反移檄誣輔相奸邪亂政以公為首蓋惡公等得君贊治不利於已也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變亂親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為是言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分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文敏公首勸

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徃事可監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詞宜卷甲韜戈而徃一鼓而平之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即躬率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徃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地上詈公罪人既得

大被恩賞賜公閣者三人掖公朝叅出公固辭曰
舊制非勳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勳而何夏忠靖公遺事言是

趙府之變一楊士奇

公字廷器始代父長五十夫選隸趙簡王護衛永

樂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微不懌數日未出見群臣

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啟聞施行邪僻傾
險之徒不得騁其私咸所不便簡王時雷北京敬
脩孝悌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結厯官王

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構邪謀欲候宮車晏駕矯

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秘不令簡王知

蓋慮不從即事敗虀粉而尸其謀者公姻家高以

正布置已定高密以語公公駭曰此天壤間極惡

大罪鬼神所不貸者奈何甘為覆家滅祀計高不

聽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遂詣闕入疏

上覽之初疑其詐諉曰豈應有是反覆詰難衆為

公危公詞色不少挫既捕賢等至

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及所造偽詔立誅以正

射成及內侍養子陞公遼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

誅召還又陞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有旨戒其同官事畢闕白勿謾

都督僉事王瑜神道碑

趙府之變二

楊士奇

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

遣尚書陳山迎駕山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何以為辭榮勵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詞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士奇往見二人言之蹇曰

上意已定眾意亦定公可中沮耶夏曰萬一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為王實不

續通志卷三
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若
何處置士竒曰為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
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
公言固當然
上特信楊榮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竒退與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
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勅則我當以聞時
惟楊溥與士竒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見溥

與士竒亦踵其後而門者不納二人不得入已而
有旨召蹇義入蹇義以士竒言白上意不懌然
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蹇
夏不復召士竒及溥至良鄉臣二人始得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曰好機會不得乘到家
皇太后必見尼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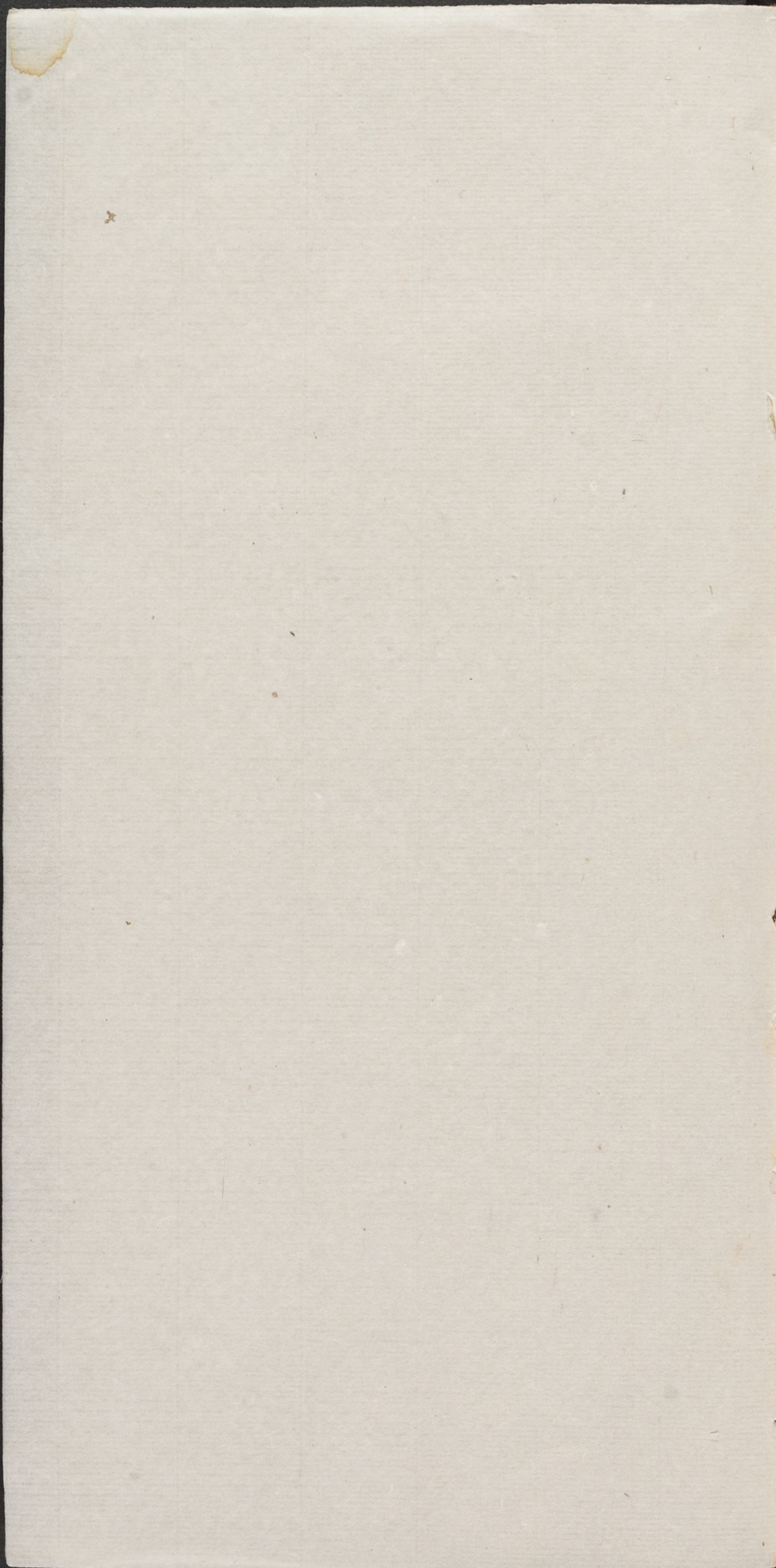
上至京大悔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削趙
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一日特召士竒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
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惑群言上曰吾亦思
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柰何不受然
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柰何不受然
當思所以保之之道吾今將封群言俾都御史劉
觀及公侯中選一人賞以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
得已則於皇親中選一人與趙心相孚者偕觀行
庶幾有所開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
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好
上從之遂遣容觀行趙王得璽書及言者所上章

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奏謝恩而言
者頓息上待趙王益親厚而薄陳山竟踈斥之蓋
上初雖為山所惑而後灼知其非踰數月召士奇
至南齋宮諭之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
力焉自今毋以見忤為嫌遂賜白金寶楮文綺朝

聖諭錄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慈群言上曰吾亦思
之昔下
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受然
當思所以保之之道吾今將封群言俾都御史劉
驥公侯中選一人貴以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
受高則余望別良擇亦款選顯亦金寶諸有險亦
至或亦會亦倫亦之曰吾亦自亦出亦也亦不亦夫亦賤亦賤亦之亦豈亦爾亦有
士亦以亦難亦於亦山亦而亦慮亦以亦味亦其亦非亦儼亦也亦長亦客亦對亦前
後亦辨亦則亦去亦朝亦與亦王亦益亦賜亦具亦而亦義亦朝亦山亦竟亦親亦亦亦之亦道
夫亦喜亦曰亦是亦是亦矣亦喇亦喇亦喇亦喇亦滿亦由亦王亦奉亦奉亦言亦滿亦滿亦西亦言

This page features a light blue grid pattern, characteristic of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grid consists of a large outer rectangle with a smaller inner rectangle, creating a central area divided into ten vertical columns of varying widths. The columns are empty, and the page is otherwise blank. There are some minor brown spots and a small stain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consistent with the age of the paper.

